

### 背篋

背篋是农村常见的竹器之一，也是家庭常用的工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上小学一年级。春天，母亲赶场归来，买回一个小背篋，装了一对浅灰色的小兔。我非常喜欢小兔，用小手抚摸它柔软的绒毛，让小兔用舌头舔我的手。我到花园里扯几株小草，送到小兔嘴边，看它们嚼着小草那种可爱形态和温柔性格，做梦都在想与小兔为伴。

母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已经是学生了，放学后要跟姐姐一起去找兔草。”母亲用家里的废旧衣裳，扯成一条一条的布巾，像扎辫子一样，编成两根布带子，分别系在背篋的一面，再与我的左右两肩试一试，让背篋绳子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背在背上刚好与背贴身。小背篋只有我的身高一半，是竹条去掉皮后的一次黄色竹篾条编织，还有大人手指大的小孔，主要是为了节省材料。

姐姐上五年级，放学后背上大背篋到沟边，那里有茂盛的青草，割猪草回家喂家里的两头中等大的黑猪。姐姐怕我摔到沟里被水淹，叫我离水沟较远的土埂寻找兔草，教我认识小兔子喜欢吃的鱼腥草。有时到胡豆田、油菜地等蔬菜地里寻找小兔子喜欢吃的小草，因此我认识兔子喜欢吃的拉拉藤草、车前草、铁苋菜等，特别是兔子喜欢吃的飞狗树叶。姐姐还告诉我：兔子不能吃带水带泥的小草，否则会拉稀生病，更不能在打过农药的菜地寻找兔草。

每天下午放学回家，是割兔草最好的时候。遇上雨天就不去割兔草，而喂点丢弃的菜叶子，如莲花白叶、青笋叶、小白菜叶等。兔子长大后，母亲有时用刀切碎小草或菜叶子，加点小麦皮子，作为精料喂兔子。

兔子最爱清洁，每天都要清理兔舍卫生。兔舍是母亲用父亲从单位捡回来的废弃木条箱子，将缝隙较宽处进行加密，防止兔子跑出来。上面做成活动盖子，压上一匹火砖。底层用竹子划成条子，再用竹篾条编织成网状式的笆子。白天

将兔笼放在房屋后面的阶沿上，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也不会被雨淋湿。同时，用火砖砌了高约50厘米，有间隔距离的两道墩子，将兔笼子放上去，兔子粪便、尿液漏在地上，保持兔笼里面的卫生。

兔子慢慢长大，母亲将公兔悄悄带到市场上卖掉，并告诉我：把钱存起来，等到9月1日开学时，做上学的学费。母亲又借邻居的大公兔回家配种，不久母兔生了一窝6只幼崽，一个月后，母亲送了2只幼兔给邻居，作为借用公兔配种的酬谢。

小学三年级时，我接过姐姐的班，背上大一点的背篋，跟着邻居大我两岁的同伴，放学后一起到田边地角，沟边菜地割猪草。背篋是用竹青皮划成细条子，编织得比较结实耐用，而猪的食量较大，割猪草往往是大半天时间，有时到二公里以外的工厂围墙边、河渠边等，割回来的猪草不够家里两头黑猪食用。母亲在自留地里种上厚皮菜、红苕藤等，弥补猪食料的不足。

1977年12月，国家恢复大专院校考试录取制度。我读初二，可能有点读书的天赋，在班上成绩居前10名左右。母亲到学校参加家长会，班主任给母亲说，我读书比较用功，需要时间进行复习。回来后，母亲决定让我安心学习，不再去割猪草。

1978年7月，我考上中等专业学校，9月离开农村。从此，我结束背起背篋四处去割猪草的历史，只是在寒暑假时，用背篋从自留地背点猪食料回家。

背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伴随我度过小学、初中时代。农村学生背起背篋割猪草是最常见的家务事，也是劳动锻炼的开始。我的母亲文化程度不高，不会讲大道理，从不娇生惯养我们。母亲叫我背上背篋割草，培养我热爱劳动的好习惯，让我在劳动中得到锻炼成长。我衷心感谢母亲的教育和培养，让我明白：只有劳动才会锻炼意志，只有劳动才能自食其力，劳动最光荣。

我更是念念不忘那个消失多年的背篋。

### 山里人赶场

我家在距离南部县定水镇二十多里的小山村，小时候最快乐的光彩，莫过于去赶场。大人只要说一声“明天带你去赶场”，娃娃们立马就会变得特别乖巧，生怕表现不好，被“吊销”了去看热闹的“资格”。赶场当天，母亲一大早就把我四姐叫起来，吃完热气腾腾的早饭，再给我们兜里揣上几个煮熟的干苞，作为路上充饥的干粮。迫不及待吃完早饭，只待有人在村口一喊“走哦”，我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蹦三跳地上路了。

□杜阳林(成都)

那些原本没有赶场想法的人，受了“大队伍”的相邀，换双好走路的鞋，门一锁，满脸是笑的应一声“来哪”，也就加入到赶场的洪流中。就这样，逛了一家又一家，喊了一户又一户，几十里山路走下来，便是男女老幼、浩浩荡荡的一大群。大伙儿爬过山梁，翻上峰岭，跨越沟涧溪流，穿过机耕道，脚步声如同鼓点敲击一般。男人们边走边谈着国家大事，女人们嘻嘻哈哈地牵手挽臂，亲亲热热说着私房话。小孩子们像一堆小麻雀，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兴奋地尖叫个不停。就在这叽叽喳喳说说笑笑中，不知不觉走完了长长的几十里山路。

到了定水场上，大家一下子四散开来，分头各忙各的。卖山货特产的，将夹背或背篋往街边随意一靠，扯张塑料布铺在地上，将货品往上面码好，这才满意地喘口气。他们坐在街沿上，眯起眼睛，美美地抽一口旱烟，一边歇歇乏的腿脚，一边用眼神寻找买主。山里人，拥有清亮开阔的嗓子，但他们不是很少开口叫卖，骨子有种近乎纯朴的羞涩。他们并不是美学大师，但那些鲜灵灵的蔬菜或者晒得筋骨嶙峋的干豇豆，整整齐齐地码在塑料布上，也如同一幅图画般生动自然。

沉默的卖家，反而能以最快的速度卖掉手里的山货。看着门道的买主，瞅一瞅卖家的衣着举止，便能认对对方到底是山里人还是二道贩子，对方身上的醇厚底色与所售山货的正宗新鲜，彼此关联，自成一统。

山里人卖完了货品，腰间的搭链，多出了薄薄数张纸币，高兴地背篋或夹背一收，痛快起身，专往那热闹处看，往商店里钻。他们赚的钱，很快又会变成日常需要的盐巴酱油、五金百货、衣服鞋袜。集市上好看到的好要的东西那

么多，山里人只恨自己没有多生一双眼睛。这些女娃子挑起服饰物来，那叫一个精益求精，能从街这头走到街那头，从这家店跑到那家店，反反复复地权衡比较。价钱贵贱还是其次，能不能买到最新鲜最漂亮最合心意的衣物，才是她们关注的重点。但站在太过时髦的东西——比如“滑雪衫”“健美裤”“喇叭裤”面前，她们又红了脸，将年轻的嫂子推到最前头，希望嫂子能带个头，引领山村风尚，她们也好顺理成章地跟着嫂子一起“时髦”。

许多来赶场的老汉，两手空空，他们并不是来卖山货的，两手背在身后，慢悠悠地，将这不知看过多少次的街景细细看上一遍。他们兜里揣着不多的几个钱，等赶场转累了，容自己“潇洒”一回。老汉抬脚踏进进去的茶馆，有眼色的老伙计，一句“来啦——您老人家请坐嘛”，喊得老汉一张皱巴巴的老脸，立时绽开了一朵菊花般的微笑。如果遇到这天刚好有先生说话，不管是《隋唐》《三国》还是《七侠五义》，老汉纵然已经听了十遍八遍，依旧为此着迷，津津有味地听着评书，跟着说书先生一惊一乍，时而“啊”一声，时而“唉”一下，手指头在桌上磕磕点点。

那些嗜酒如命的老汉，他们和上茶馆歇脚的老汉是“两条路子”，“醉翁之意只在酒”。刚到定水场上，肚里酒虫苏醒，上下翻滚，满嘴生津，对一绺酒香烧得不行。他们拥有天生最为敏锐的鼻子，闭着眼睛，都能找到顶顶地道的酒家饭馆，打上一碗苦丁或高粱酒，要一碟油酥花生米。手头阔绰的，还会再切上半斤猪肉或者一盘凉拌猪耳朵，就着美酒，自斟自饮。酒香菜美，嘴角流油，摇头晃脑，好不惬意。

赶完场，往往是黄昏时分，太阳像个乏累的火球，在天上挂了一天，斜斜挂在树枝上，缓缓地向西山滑落。山里人这时扯开自己敞亮的大嗓门，高声招呼乡邻“走哦，转去咯”。乡场再热闹，大家也不再留恋了，都迫不及待想要回到自己家里，和家人分享这一天的见闻，或者好好观摩购得的“战利品”。太阳终于落到地平线以下，星星与月亮娇羞地探出了头，山里人不知疲倦，就在这星光月光下，踏踏实实走着，向着回家的路，向着莽莽大山，充满期待地跋涉着。

### 那年被蛇咬

那年暑假，我在家后的山坡上挖柴胡被毒蛇咬了，生命危在旦夕。

那时家里太穷，一年都看不见肉影子，更不用说攒几元钱的学费了。要想上学时不遭老师N多次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点名催缴学费这种尴尬事情的发生，就只有利用暑假挖柴胡卖了挣学费。

柴胡分为大柴胡和小柴胡。大柴胡比较粗壮，晒干后只能卖8分钱一斤，所以我们都不愿意去挖。小柴胡很细很高，晒干后可以卖0.25元一斤，挖的人很多。小柴胡一般在马桑树(我们当地的俗称)下或茅草堆里和陡坡上，很难挖。

大山上的马桑树下和茅草堆里恰恰又是乌梢蛇和竹叶青蛇夏天的栖身之地。挖柴胡的人，都要先用长棍子在长有柴胡的马桑树或茅草堆里一通乱捅，确认安全后才会去采摘。

那年暑假特别热，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半左右，都不会有孩子上山放牛和挖柴胡。为了9月1日开学能顺利交上学费，领到新书，我总是选择午饭后上山挖柴胡。而正午时候，也是毒蛇活动频繁的时候。

在我家后的长梁山上，小柴胡长得很多，但不知为什么，到那里挖柴胡的人几乎没有。那天下午2点左右，我已经上山近一个小时了，一棵也没有挖着，心里很急。我来到长梁山的一斜坡处，先用锄头把子在马桑树下一阵乱捅，然后走进马桑树下挖。

由于家里穷，天气又炎热，我脚上只穿了一双父亲用谷草秆给我们打的草鞋。为了多挖柴胡，忘记了父母经常讲的马桑树下的危险。当我埋头清理柴胡根部的泥土时，危险也一步步走近我。

一条成年竹叶青从后面抵进我的右脚脚部，毫不犹豫地在我右脚后跟留下了齿痕。当我转身时，咬我的毒蛇只留下短短的尾巴在马桑树旁的草丛外。

我当时无知，觉得被蛇咬并不是太大的事。收拾完柴胡，就走路回家。到家时，只感觉右腿麻木，便将蛇咬一事笑着告诉躺在床上的父亲。

父亲听后，立即脱掉我的长裤，看见我的右腿已经肿过膝盖。母亲立即拿来麻绳，父母合力用麻绳将我的右大腿根部紧紧勒住并打好结。打好结后，父亲不顾自己脚掌上刚刚做完手术的疮口，背上我朝镇中心医院跑去。

那个时候镇清很紧缺，医生在被蛇咬的地方划一条口子，让血液流淌，直到乌血淌尽，腿部颜色转为正常的时候，再输液。

那天，在放血的过程中，父亲一直抱着我没松手。当医生让父亲去交费给我输液时，父亲才将我放在床上朝病房外走去。我看见父亲那颤抖的步履和身后带血的脚印。

时间已经过去了36年，父亲用脚掌上疮口流淌的血去追回我生命的事，仿若在昨天。

#### 【征稿启事】

讲真实故事，自己的，他人的，都可。字数控制在1200字内，原创首发。面向四川省内征稿。勿用附件，标题务请注明“时光”。部分作品会被华西都市报《宽窄巷》副刊选用。投稿信箱：huaxifukan@qq.com。

## 福彩故事之一

# 上阵父子兵 共筑福彩梦

### 退休“老邓”的福彩梦

“老邓，给我兑看看有没有奖？”

“老邓，昨晚开的啥子？”

“老邓，给我机选五注双色球！”

.....

每天早上8点，巴中市通佛路菜市口的50号福彩投注站，总会有那么一群人早早的聚集在这里。人群中一位身穿红色T恤、戴着眼镜的长者，不慌不忙地应对着眼前的一切，他就是大家口中的“老邓”。“老邓”叫邓仕全，今年已经65岁了。老邓一边和我交谈一边打开电脑查资料，看起来依旧像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老邓说：“你可别以为我是个顽固守旧的老头，我可是手机微信、电脑样样精通，论打票速度，一般年轻人不一定有我快。”

十年前的单位体制改革，老邓跟大多数人一样提前内退，一向事业好强的老邓，瞬间觉得生活少了点什么，他不想跟其他退休老人一样，每天喝喝茶、带带孙子。不甘平凡的老邓在儿子的影响下，开起了福彩投注站，这一守不觉就是十年。



### “老邓”：坚守十年，只为筑造一个共同的家

回顾这些年，老邓感触万分。从一开始的懵懵懂懂的普通销售员，到现在的“资深福彩人”，中间的酸甜苦辣只有他心里清楚。每一个日日夜夜的坚守，都是为实现心中最初的梦想。老邓说：“我每天早上都是8点开门，晚上10点30关门。干我们这行，一定要有敬业精神，俗话叫坐得住。”经过他用心付出，如今销量日益增长，人气也越来越旺，年年都被评为巴中市“优秀投注站”。老邓说：“做生意

就要诚信为本，热情服务，只要勤勤恳恳，用心经营，就一定能把福彩投注站经营好，这不仅仅是一份职业，也是为国家筹集更多的公益金，关键还能交到很多朋友，虽然辛苦，但是苦中有乐。”老邓还说，三年前，他们一家6口人总算结束了租房生活，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谈到这儿，老邓露出了充满幸福的笑容，也感染了笔者，不禁发自内心的祝福这位老人幸福安康。



### 51370050号投注站 “小邓”：辞掉“铁饭碗”，只为追寻年少时的梦



谈到“老邓”，不得不提入门的“小邓”。“小邓”是老邓的儿子，也是20号福彩投注站的机主邓达。虽然他是2012年才开始经营福彩投注站，但他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接触彩票了，算得上是“资深老彩民”了。小邓回忆第一次接触彩票，是在广场开展的“大奖组”，自己刮中了一瓶洋酒。在广东打工期间，都会利用闲暇时间购买几注福利彩票。直到1999年，在外漂泊的小邓打算回家创业，他第一念头就是在家乡开一家福彩投注站。可在当时，很多人对彩票认识不够，总觉得买彩票是一件很“丢脸”的事，特别是在老邓眼里，觉得儿子就应该在单位上班。为了顺应父亲，小邓选择了父亲眼中的“体面”工作，可干了几年后，小邓总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直到2012年，小邓毅然辞去了“铁饭碗”，在位于老城47队车站旁的小巷子里，终于开起了属于自己的福彩投注站。小邓说，今年8月，自己有幸作为巴中福彩优秀销售员代表，参加了省福彩中心组织的“走进双色球”开奖现场活动，一起来到北京中国福彩开奖演播大厅，真切地见证了双色球和3D的开奖全过程，感受到了福彩的公益与公信，更加坚定我干好福彩事业的决心。

像老邓这样全家从事福彩事业的销售员，在巴中还有很多，分布在全市的各个城乡街道，他们每天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用心的去服务每一位彩民，用实际行动诠释一位福彩人的责任与使命。

巴中：李晓丹



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